

由“虚舟”到虚怀

□ 叶春雷

宋代司马光《酬王安之闻罢真率会》诗中有句：“虚舟非有意，飘瓦不须嗔。”“虚舟”的典故来自《庄子·山木》：“方舟而济于河，有虚船来触舟，虽有偏心之人不怒。”说的是，并在一起的两条船渡河，结果从上游漂来一条空船，将这并联的船撞了。此时船的主人即使是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，他也不会发怒，因为那条撞上来的船是空的。

“飘瓦”的道理也是一样。风刮下屋顶上的一片小瓦，打在人的头上，即使把头打破了，人也不会发怒，因为瓦是无心的。

“虚舟”也好，“飘瓦”也罢，讲的是一个道理，那些无心的冲撞，是不会让我们发脾气的。如果我们对无心的冲撞也发起脾气来，那我们的修养就确实是有问题了。

生活中，这些无心的小小冲撞在所难免。譬如走路时，不小心踩了别人的脚；譬如在公交车上，司机一个急刹，你不小心撞到别人身上；譬如球场上，一个球踢飞了，正好砸在你的头上；譬如匆忙之间，你拿错了别人的雨伞……一个心地宽

厚的人，会对这些无心的小错一笑了之。

人是生活在“群”中，“群”意味着彼此空间存在交错的现象。在公共空间中，一个即使遵守公共道德的人，也难免会犯一些小小的无心的过错。譬如在公共晾衣绳上晾晒衣物，粗心的人可能会将别人家的枕套当成自己的收回去了。这时候如果大动干戈，不仅有伤邻里和气，而且让一个人的形象，在他人心目中大打折扣。每一个错误，哪怕对人构成了伤害，但只要是无心的，都应该被原谅。因为没有主观的故意，所以一些错误，哪怕比较严重，在法律上也是要考虑到从轻宽处的。

原谅无心的错误，自然是没有问题的。问题是，有些人有心要捉弄你，甚至在背后捣鬼，损害你的利益或者声名，对于这样的人，我们是否睚眦必报呢？我们看看“管鲍之交”，就知道答案了。管仲年轻时和鲍叔牙在一起做生意，每次分红的时候，管仲总是拿大头，鲍叔牙拿小头。大家为鲍叔牙鸣不平，但是鲍叔牙说：“管仲家里穷，需要钱，我是主动让他拿大头的。”依照常理，管仲背后捣鬼，鲍叔牙就

该与他割袍断交，但是鲍叔牙宽容了管仲的小缺点，而看重他的大本事。鲍叔牙的胸襟，真是比海还要宽广。

有人可能会说，鲍叔牙这样做，是在纵容为恶。的确，管仲为相后，生活奢靡，为孔子所诟病，我们没有必要为古人讳，但俗话说：“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。”鲍叔牙不因管仲的人格瑕疵而打灭他的才华，相反却在齐桓公面前极力举荐他，就可以看出，鲍叔牙是一个目光远大的人，荐人唯贤，以国家利益为重，“不以一眚掩大德”，值得肯定。

一个人，心大了，即使是天大的事，也会变小起来，更何况是无心之过，诸如“虚舟”或者“飘瓦”之类。说到底，即使他人有心惹到了你，过去了就过去了，不必放在心上，正所谓“虚怀若谷”。由“虚舟”到“虚怀”，一个人胸襟宽大，顺耳之言、逆心之事，都一样能坦然接受，泰然处之。倒是那些有心捣鬼之人，会惴惴不安，生怕别人看穿了他的把戏，痛苦的是他，我辈自乐得心底无私天地宽。

——摘自《做人处世》

文苑

能者勿戏恶

□ 张前

鹰是蛇的天敌，蛇一看见鹰就闻风丧胆。但是，有一条蛇决定向鹰挑战，为自己的家族报仇雪恨。

蛇不会像鹰那样飞翔，也不会像羚羊那样奔跑，只好苦练喷射毒液的本领。经过几年的练习，这条蛇自信毒液的喷射几乎达到了百发百中的水平。

这一天，蛇终于和鹰遭遇了。蛇既不躲藏也不逃跑，它静静地俯在地上，挑衅地向鹰吐出火红的芯子，眼睛里喷出愤怒的火焰。

鹰迟疑了一下，因为，它以前见到的蛇可从没这样勇敢。不过，这反而激起了鹰的好奇心，它想看看，这条蛇究竟和其他蛇有什么不一样。

鹰盘旋在空中，锐利的眼睛紧盯着地面上的蛇。它越飞越低，离蛇越来越近。就在和蛇擦身而过的时候，蛇猛然昂起头，向它喷射了一口毒液。

毒液没有喷到鹰身上，因为鹰的身手实在太灵活了。“哈哈，就你这水平，还想射中我吗？”鹰看到蛇除了毒液喷得高点远点并无其他本事之后，就放松了警惕，并对蛇嘲笑起来。

蛇没有理会鹰的嘲笑，继续找准机会瞄准、射击，“吱”“吱”……毒液都落空了。鹰更加得意地笑起来，它在空中滑行、俯冲、盘旋……它的动作迅速而优美，灵活而矫健。鹰也不知道，自己为什么突然有了这份闲心，也许，它是想让蛇从此以后打消反抗自己的念头。

蛇在地上拧着麻花，身体开始有点颤抖，可是，它仍旧坚持瞄准着空中的目标，伺机发起新一轮攻击。

“哈哈，毒液快用完了吧？你这坏家伙！”当鹰又一次巧妙地躲避开蛇的毒液时，笑得得意极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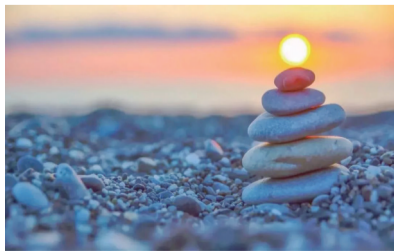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，一只躲在岩石后面偷偷观看的山猫伸着懒腰走了出来，也许是它看得不耐烦了，它对着刚要飞上天空的鹰说：“你何必费尽力气和一条恶毒的蛇斗呢？虽然蛇很难射中你，但是，它每次失误带来的损失也就一口毒液而已，可你，只要一次失误，失去的可就是你的生命呀！”

鹰听了山猫的话惊出了一身冷汗，是呀，自己何必要劳神费力跟一条根本就不对手的蛇斗呢？

即将再一次振翅飞上天空的鹰改变了主意，它决定马上吃掉这条蛇结束战斗。可是，毕竟刚才飞的时间太长了，鹰感觉翅膀有些僵硬，飞翔速度有些迟缓。就在这时，蛇瞅准了机会，一口毒液喷射出去，正好落在鹰的眼睛里。

鹰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临死前的一刹那，鹰十分后悔，因为，原本它是有机会吃掉蛇的。

——摘自《知识窗》



点滴

坐一日胜千年忙

□ 布人衣单

晚年的大安禅师终日端坐，不言不语，无所事事。大家在背后称他为懒安禅师。

有一位禅僧说：“终日不言不语，如木石一样，那就是禅吗？”

另一位禅僧道：“终日端坐，既不领众梵修，也不指导作务，这就是禅吗？”

大安禅师的懒，已经引起大家的议论。

有一天，大安禅师集合众人，说：“今天，请大家跟我一样，终日端坐，不言不语。只要三天，当可令大家识得自己。”

众人随大安禅师静坐一日，腰酸腿痛。第二日，众人请求，宁可作务，不愿静坐。

这时，大安禅师方才告诉众人：“老僧坐一日，胜过千年忙。”

众人无言。

——摘自《中学生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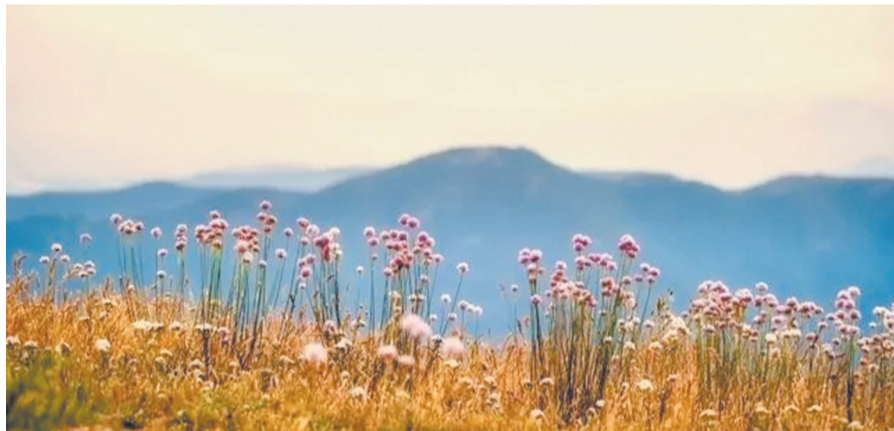
多做给他的眼睛看

□ 刘墉

视觉与听觉都是我们不可少的，但是如果不得已而去其一，绝大多数的人都宁愿保留视觉。又据心理学家的研究，一部电影如果没有了声音，人们还能获得七分的感觉；如果失去画面，只留下音响，大家就仅能感受三分了。捷克更有一句谚语：“买东西的秘诀是多用眼睛，少用耳朵。”

要想使别人信任自己，最重要的是少说给他的耳朵听，多做给他的眼睛看。

——摘自《意林》



左拥淡雅 右倚繁华

□ 朱成玉

一直在想，一个人若是披着月光，蘸着花香，说出的话会有哪些不同？

我的一个学员的老公，和我一样，也是个码字的人。有个很有趣的笔名——咸济，仿佛一个药店的名字。大概他取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本意是想用文字为受伤的尘世疗伤吧？他开着定额人数的作文班，养身立命。从不多收学生，他说多了就教不好，心就会浮躁。他喜欢安静简单，对事务的干扰，让他很不自在也很不耐烦，总恨不能一时半会儿把所有事务处理完，以便尽快回到自己喜欢的安静与思考中。

他有精神洁癖，朋友邀酒必先一一问清与谁共桌，如预先说好的人员有变动，走至半途也会返回。尽管如此，在参加完酒宴还是常常带着一肚子伤感回家。不想和人较真，往往还是较真。他害怕人与事的纠缠，看似热闹的里面空无一物，所以更多的选择是逃离。只要一有空闲，就会下乡爬山，湖边看水，他说人的浊气只能在大自然中洗净。他为自己开辟了一处小花园，养各种各样的花和许许多多的草莓。那是他为自己的心找的“同伴”。他的心需要从那里得到种子出土时的期待，花朵开放时的激动，手捧花枝时的幸福，甚至一身汗水、满脸尘土和弄脏的手无处可放时的讶异。

摘下的草莓大都是被老鼠咬过的，他却并不讨厌那用破环来走访他花园的小老鼠，甚至但愿它和他一样，都会在那里玩得开心。虽然也会用气呼呼的样子喊几声“可恶”，但感性的瞬间，他的心却可能会与一只小老鼠变成“知己”。哪怕它们对草莓

有不同的想法，但至少那只小老鼠和他一样，都喜欢逗留在那片绝密的小花园，搜寻眼中的宝贝。当小老鼠可以在这里对草莓左审右看、又咬又亲的时候，他也在这片花园里，任性地摘下春天里的第一朵花，采集一包包的薄荷叶，笑吟吟地哄那棵三年都不开花的芍药说“我爱你”……累了不睡，坐在侧倒的枯树干上望天看云，可以不要求也不被要求，在花园里化神成仙，快乐不已。

除此，他还觅得另一方安静的好去处——庙宇。他在那里独处，喝茶读书。

他说，淡泊名利的，生活定然简单轻松；回归简单的，就会活出自己的心性。

这是一颗多么干净的心！

喜欢日本插画师山田绿笔下的猫，总是慵懒怡然地、慢吞吞地走在花丛里，或许它是想找一处最舒适的树荫来小憩。

毛线团一样的猫，蜷缩在世俗的角落里，怡然自得。只要有那么一处树荫，再喧闹的尘俗，都无法打扰它的酣睡。

如此看来，除了鱼和老鼠，猫的生命中还有其他重要的内容，比如寻找一处舒适的树荫。

人也一样，有什么是值得我们过分追求的呢？那样的“追求”，只会让我们慢慢变成臃肿的人。不要一味奔跑，应该学会优雅地踱步，去捕捉属于心灵的一片绿荫。

舍了红尘，遁入深山老林，我想那并没有多大的了不起，能在繁华处觅得清欢，寻得幽静，并安然相处，左拥淡雅，右倚繁华，这才全然是真的隐士。

——摘自《都昌报》

